

墨

子

閒

話

孟子以楊墨並言。辭而闕之。然楊非墨匹也。楊子之書不傳。略見於列子之書。自適其適而已。墨子則達於天人之理。熟於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戰國百餘年間時勢之變。欲補弊扶偏。以復之於古。鄭重其意。反復其言。以冀世主之一聽。雖若有稍詭於正者。而實千古之有心人。也。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以儒墨並爲世之顯學。至漢世猶以孔墨並稱。尼山而外。其莫尙於此。老乎。墨子死而墨分爲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今觀尙賢尙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異。而大旨無殊意者。此乃相重相傳。鄧陵三家相傳之本不同。後人合以

成書故一篇而有三乎。墨氏弟子網羅放失參攷異同。具有條理。較之儒分爲八。至今遂無可考者。轉似過之。乃唐以來韓昌黎外。無一人能知墨子者。傳誦既少。注釋亦稀。樂臺舊本久絕流傳。闕文錯簡無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曉。而墨學應蘊終古矣。

國朝鎮洋畢氏始爲之注。嗣是以來。諸儒益加雋校。涂徑既闢。與窆租窺。墨子之書稍稍可讀。於是瑞安孫詒讓仲容乃集諸說之大成。著墨子閒詁。凡諸家之說。是者從之。非者正之。闕路者補之。至經說及備城門以下諸篇。尤不易讀。整紛剔蠹。緘摘無遺。旁行之文。盡還舊觀。詭奪之處。咸秩無紊。蓋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此書也。以余亦嘗從事於此。問序於余。余何

足序此書哉。竊嘗推而論之。墨子惟兼愛。是以尙同。惟尙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講求備禦之法。近世西學中光學重學。或言皆出於墨子。然則其備梯備突。備穴諸法。或卽泰西機器之權輿乎。嗟乎。今天下言大戰國也。以孟子反本一言爲主。而以墨子之書輔之。儻足以安內而攘外乎。勿謂仲容之爲此書窮年兀兀。徒敝精神於無用也。光緒二十一年夏。德清俞樾。

漢志墨子書七十一篇。今存者五十三篇。魯問篇。墨子之語。魏越云。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今書雖殘缺。然自尚賢至非命三十篇。所論略備。足以盡其指要矣。經說上下篇。與莊周書所述惠施之論。及公孫龍書相出入。似原出墨子。而諸鉅子以其說綴益之。備城門以下十餘篇。則又禽滑釐所受兵家之遺法。於墨學爲別傳。惟脩身親士諸篇。證正而文靡。校之它篇。殊不類。當染篇又頗涉晚周之事。非墨子所得聞。疑皆後人以儒言緣飾之。非其本書也。墨子之生。蓋稍後於七十子。不得見。

孔子然亦甚老壽。故前得與魯陽文子、公輸般相問
荅。而晚及見田齊太公和。又逮聞齊康公興樂。及楚
吳起之亂。身丁戰國之初。感怖於曠暴淫侈之政。故
其言諄復深切。務陳古以剴今。亦喜稱道詩書。及孔
子所不修。百國春秋。惟於禮則右夏左周。欲變文而
反之質。樂則竟屏絕之。此其與儒家四術六藝必不
合者耳。至其接世務爲和同。而自處絕艱苦持之太
過。或流於偏激。而非儒尤爲荒。蓋然周季道術分裂。
諸子舛馳。荀卿爲齊魯大師。而其書非十二子篇於
游夏。孟子諸大賢皆深相排拏。洙泗斷斷儒家已然。
墨儒異方。跬武千里。其相非甯足異乎。綜覽厥書。釋
其紕駁。甄其純實。可取者蓋十六七。其用心篤厚。勇

於振世救敝。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莊周天下篇之論墨氏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又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斯殆持平之論。與墨子既不合於儒術。孟荀董無心孔子魚之倫。咸排詰之。漢晉以降。其學幾絕。而書僅存。然治之者殊尠。故捃誤尤不可校。而古字古言。轉多沿襲。未改。非精究形聲通段之原。無由通其讀也。舊有孟勝樂臺注。今久不傳。近代鎮洋畢尙書。沅始爲之注。藤縣蘇孝廉時學。復刊其誤。初通涂徑。多所覬正。余昔事讎覽。有摭眾家擇善而從於畢本外。又獲見明吳寬寫本。黃丕烈所景鈔者。今藏杭州丁願千里校道。氏缺前五卷。大致與道藏本同。

臧本臧本明正統十年張翼本亦據彼校定而不無

明契諸本大氏皆祖臧本畢注略具今並不復詳校

尙宗具册端附校異文開有可用相勘覈別為寫定

復以王觀察念孫尙書引之父子洪州倅頤煊及年

丈俞編修越亾友戴茂才望所校參綜攷讀竊謂非

儒以前諸篇說信詳焯畢王諸家校訓略備然亦不

無遺失經說兵法諸篇文尤奧衍凌襍檢攬舊校疑

滯殊眾礙覈有年用思略盡謹依經說字例為之詮

釋至於訂補經說上下篇有行句讀正兵法諸篇之

譌文錯簡尤私心所竊自喜以為不繆者輒就舉本

更為增定用遺來學昔許叔重注淮南王書題曰鴻

烈開詁據宋槧本淮南子開者發其疑悟詁者正其

及晁公武讀書志

訓釋今於字說多遵許學故遂用題署亦以兩漢經
儒本說經家法箋釋諸子固後學所睇慕而不能逮
者也光緒十有九年歲在癸巳十月瑞安孫詒讓序
墨子書舊多古字許君說文舉其義繙二文今本
並改易不見則其爲後人所竄定者殆不知凡幾
蓋先秦諸子之譌舛不可讀未有甚於此書者今
謹依爾雅說文正其訓故古文篆隸校其文字若
尙同篇引術合卽書說命之佚文魏晉人作僞古
又尙書不知術爲說之段字遂據其文竄入大禹
謨矣兼爰篇注召之邸庫池之漬召之邸卽孫炎
本爾雅釋地之昭餘底亦卽周禮職方氏之昭餘
祁今本召譌爲后其義不可解畢氏遂失其句讀

矣非攻篇之不著何卽周書王會之不屠何畢氏
不憚依俗本改爲中山遂與墨子舊文不合矣明
鬼篇迂無罪人乎道路術徑徑卽孟子禦人於國
門之外之禦非樂篇折壤坦折卽周禮蒼族氏之
若今本迂譌爲退折譌爲折畢蘇諸家各以意校
改遂重性馳繆不可究詰矣公孟篇夏后啓使稗
新雉已卜於白若之龜林卽噬之猶文亦卽伯益
與漢書述尙書古文伯益字正合今本林新雉已
譌作翁難雉乙又挽雉字遂以翁難乙爲人姓名
矣非攻下篇說禹攻有苗有神人面鳥身奉珪以
侍此與秦穆公所見句芒同奉珪者東方之玉與
禮經祀方明東方以珪之義合而今本奉珪誤作

若瑾其義遂不可通矣若此之類輒罄蠹管證厥
違迂它若經說篇之螾爲蚰虎爲霍兵法諸篇之
螟爲順又爲類芑爲芸桴爲杯其歧互尤不易理
董覃思十年略通其誼凡所發正咸具於注凡諸
文舊校精竊者徑據補正以資省覽其以愚意訂
定者則著其說於注不敢專執增改以昭詳慎
世有成學治古文者儻更宣究其指俾二千年古
子釐然復其舊觀斯亦達士之所樂聞與校寫既
竟復記於後詒讓

墨子曰錄一卷

道藏本及明鈔本刻本並無目錄此畢氏所定依意林爲第十六卷今從

隋志別爲一卷

卷之一

親士第一

脩身第二

所染第三

法儀第四

七患第五

辭過第六

三辯第七

卷之二

尚賢上第八

治要引篇目同漢書藝文志類師古注引作上賢

魏徵羣書治要引篇目同

治要引篇目同

治要引篇目同

治要引此篇文并入七患篇疑唐以後人所分

黃震宋濂所見別本以上七篇題曰經蓋宋人所加

尚賢中第九

尚賢下第十

卷之三

尚同上第十一

漢書顏注引作上同

尚同中第十二

尚同下第十三

中興館閣書目云一本自親士至上前十三篇即此黃震宋濂

所見別本以上六篇題曰論亦宋人所加

卷之四

兼愛上第十四

漢書顏注引同

兼愛中第十五

兼愛下第十六

卷之五

道藏本六同卷

非攻上第十七

非攻中第十八

非攻下第十九

卷之六

節用上第二十

漢書顏注引同

節用中第二十一

節用下第二十二

關

節葬上第二十三

關

節葬中第二十四

關

節葬下第二十五

卷之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天志中第二十七

天志下第二十八

卷之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

闕 漢書顏注
引作明鬼神

明鬼中第三十

明鬼下第三十一

非樂上第三十二

卷之九

非樂中第三十三

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

闕

非命上第二十五

治要引篇目及漢
書顏注引並同

非命中第二十六

非命下第二十七

非儒上第三十八

闕

非儒下第三十九

卷之十

經上第四十

晉書魯勝傳墨辯注敘云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卽此

經下第四十一

經說上第四十二

經說下第四十三

卷之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小取第四十五

耕柱第四十六

卷之十二

畢云舊云十三同卷者荒本分帙如此
詒讓案此明人編入道藏所合并非古

本也畢謂
荒本亦非

貴義第四十七

治要引
篇目同

公孟第四十八

卷之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公輸第五十

□□第五十一

卷之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

明吳寬鈔本無且錄其當卷
篇目以備城門為五十四備

高臨為五十五册未吳氏手跋云本書七十
一篇其五十一之五十三五十七五十九之

六十六十四之六十七篇目並關當訪求古
本考入云是吳所據舊本實如此則當關五

十三五十三二
篇未知孰是

備高臨第五十三

□□第五十四

依備城門篇所列攻具十有二
臨第一鈎第二則此篇疑當爲

備鈎

□□第五十五

備城門篇十二攻具衝第二則
此篇疑當爲備衝詩大雅皇矣

孔疏引有備衝篇
蓋唐初尙未佚也

備梯第五十六

□□第五十七

十二攻具梯第四堙第
五則此篇疑當爲備堙

備水第五十八

□□第五十九

十二攻具水第六穴第七突第
八空洞第九蟻傳第十今唯闕

備空洞一篇其次又不當列水
突之閒豈爲後人所賈亂與

□□第六十

備突第六十七

備穴第六十三

十二攻具穴在突後此篇次與彼不合

備蛾傳第六十三

卷之十五

□□第六十四

十二攻具輶輶第十一軒車第二

篇其次當在此

□□第六十五

□□第六十六

□□第六十七

迎敵祠第六十八

旗幟第六十九

幟俗字王念孫校改職

號令第七十

九章筭術哀分篇劉徽注引篇目同

雜守第七十一

畢沅云按舊本皆無目隋書經籍志云墨子十五

卷目一卷馬總意林云墨子十六卷

詒讓案馬本梁庾仲容子

鈔見高似孫子略

則是古本有目也考漢書藝文志云墨

子七十一篇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七十二篇疑當

時亦以目爲一篇耳藏本云闕者八篇而有其目

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是

也當是宋本如此而館閣書目云自親士至雜守

爲六十一篇亡九篇恐是八譌爲九又七十一篇

亡其九當存六十二而云六十一亦二之譌也其

十篇者藏本并無目亦當是宋時亡之然則宋時

所存實止五十三篇耳

詒讓案荀子修身篇楊注云墨子著書三十五篇疑

當作五十三篇或唐中葉以後此然詩正義引備

書即有關佚篇數已與今本同也

衝篇則尚存其目而不知列在籍幾太平御覽引

有備衝法正在此篇則宋初尚多存與語讓案御覽多本古

類書不足證北宋時南宋人所見十三篇一本樂

此書尚有完本也

臺曾注之即自親士至上同是而潛谿諸子辯云

上卷七篇號曰經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讓

案此即中興館閣書目所載別本書錄解題亦著

錄黃氏曰鈔諸子云墨子之書凡二其後以論稱

者多衍復其前以經稱者善文法又吳師道戰國

策校注五引兼愛中篇楚靈王好士細腰數語云

今按墨子三卷中無此文三卷者別本也古墨子

篇數不止此是陳直齋黃東發吳正傳所見墨子

皆止十三又有可疑夫墨子自有經上下經說上

下在十三篇之後此所謂經乃親士修身所染法

儀七患辭過三辯七篇與下尚賢尚同各三篇文

例不異似無經論之別未知此說何据以意求之

或以經上下經說上下及親士修身六篇爲經

論讓

案南宋別本不其說或近以無子墨子云云故也

如是畢說非

論讓案此說亦

非詳親士篇

然古人亦未言之至樂臺所注見

鄭樵通志藝文略而焦竑國史經籍考亦載之似

至明尚存

論讓案鄭焦二志多存虛目不足據

卒亦不傳何也若錢

曾云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

內亡節用等九篇者實卽今五十三篇之本內著

闕字者八篇錢不深核耳

洪頤煊云墨子今本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凡七

十一篇內闕有題八篇無題十篇據陳振孫書錄

解題稱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

一篇者多說脫不相聯屬是無題十篇宋本已闕
有題八篇闕文在宋本已後道藏本即從宋本出
有題入篇宋本蓋已闕世說未增

墨子閒詁總目

閒詁十五卷

一 親士 脩身 所染 法儀 二 尚賢上 三 尚同上

下 七 患 辭過 三 辯 攻上 六 節用上 中 七 上天志

中 四 兼愛上 五 非攻下 六 節葬下 中 七 經說上 下 十

下 八 明鬼上下 九 非命上 中 十 經說上 下 十

一 大取 耕柱 十二 貴義 十三 公輸 十四 備城門

備梯 備水 備突 十五 迎敵祠 旗幟

備穴 備蟻傳 備突 十五 號令 裸守

目錄一卷

附錄一卷 篇目考 佚

後語二卷

上 墨子傳略 墨子年表 墨學傳授攷 下 墨子緒聞 墨學通論 墨家諸子鈞沈

大凡十有九卷

此書寫定於壬辰癸巳閒還甲午夏屬吳門梓人毛翼庭以聚珍版印成三百部質之通學頗以爲不謬然多苦其與衍劄覽率不能終卷惟吾友黃中弢學士爲詳校一過舉正十餘事多精瑣亦今之張伯松矣余亦自續勘得贖義逾百事有前誤讀誤釋覆勘始覺之者咸隨時逐錄別冊存之此書最難讀者莫如經經說四篇余前以未見皋文先生經說解爲憾一日得如皋冒鶴亭孝廉廣生書云武進金滄生運判武祥臧有先生手彙本急屬鶴亭馳書求段錄金君得書則自校寫一本寄贈得之驚喜衆日余前補定經下篇

句讀頗自矜爲剋獲不意張先生已先我得之其解善談名理雖校讎未宋不無望文生義之失然固有精論足補正余書之闕誤者金冒兩君惠我爲不淺矣旣又從姻戚張文伯孝廉之綱許段得陽湖楊君葆彝經說校注亦閱有可取因與張解并刪簡補錄入冊凡余舊說與兩家有闕合者皆改從之蓋深喜一得之愚與前賢冥符遙契固不敢攘善也竊謂先秦古子誼旨深遠如登岳觀海莫能窮其涯涘畢王張蘇諸家於此書學校亦良勤矣然其偶有不照爲後人所匡正者不可僂指數余幸生諸賢之後得據彼成說以

推其未竟之緒然此書甫成已有旋覺其誤者則其不自覺而待補正於後人殆必有倍徙於是者其敢侈然以自足邪甲辰春取舊寫別冊散入各卷增定爲此本并識之以見疏函之咎無可自掩且以睇望於後之能校讀是書者光緒丁未四月籀廬居士書

墨子閒詁卷一

瑞安孫詒讓

親士第一

畢沅云眾經音義云倉頡篇曰親愛也近也說文解字云士从一从十孔子曰

推十合一爲士玉篇云傳曰通古今辯然不謂之士此與脩身篇無稱子墨子云疑翟所著也案畢說未端此書文多闕失或稱子墨子曰或否疑多非古本之舊本可據以定爲墨子所自著之書也又此篇所論大抵尚賢篇之餘義亦似不當爲第一篇後人因其持論尚正與儒言相近遂舉以冠首耳以馬總意林所引校之則唐以前本已如是矣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

說文子部云存恤問也

見賢而不

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

說文思部云慮謀思

也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

出走而正天下

畢云正讀如征王念孫云畢讀非也爾雅曰正長也音文爲諸侯盟主故

曰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凡墨子

曰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凡墨子

書言正天下正諸侯者非諛爲長卽誠爲君皆非征

伐之謂案王說提也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湯克夏而

正天下高誘注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句踐遇吳

云正治也亦非云醜濟也論讓案呂氏春秋而尙

王之醜不侵篇欲醜之以辭高注云醜或作恥而尙

攝中國之賢君畢注尙與上通攝合也謂合諸侯郭

允攝當與儀通左襄十一年傳云武震以攝威之韓

詩越王之威足以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

備中國賢君也於其國抑而大醜也畢云猶曰安其大醜廣雅云抑

而大醜與達名成功相對言於其國則抑而大醜於

天下則達名成功正見其由屈抑而達下文所謂敢

而有以成也畢注於文太上無敗畢云李善文選注

義未得案俞說是也太上無敗畢云河上公注老子

云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案太上對其次爲文謂

等之最居上者不論時代今古也畢引老子注義與

此不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能用其民也吾

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

足心也。

畢云言不肖苟安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畢

言自處於難即躬自眾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

厚而薄責人之義

其志內究其情。內下畢增不字云舊脫此字据上文

作兩即退字也進不敗其志退究其情正相對成文

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

因退從或體作兩又闕

壞而作內畢氏遂據上句增入

雖襍庸民終無怨心

畢云言遺

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

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偏臣

傷君。國語周語韋昭注云偏迫也偏臣謂貴臣權重

不當云偏臣此與諂下同舉而對弗弗之臣爲文則

偏疑佞之譎諂下傷上國與偏臣同

君必有弗弗

之臣。弗讀爲弗說文上必有諮諮之下

廣雅釋訓云

禮保氏鄭康成注云軍旅之容暨暨諮諮莊子人間

世篇釋文引崔譙云逆擊曰諮案諮洪照煊謂與諤

同近是詳後畢云禮記云言客諮諮鄭君注

云教令嚴也說文云論訟也玉篇云魚格切

分議者

延延而支苟者，諸與諤同言，分議者皆延也。支苟二字疑誤，洪頤煊云：

者又諤諤以盡其誠，即上文所謂上必有諤，諤之致敬也。

也蘇云支苟二字疑敬字之說，俞云支苟乃積極不伸之

字，然則積極者，諸論始謂在下位者，或為上所凌壓，

而不得申，亦必諸論未是也。案洪謂苟為敬字之諤，是也。

而必支為致，則未塢俞說尤誤，以文義推之，諤是也。

為交形近，而講經說上篇團規寫交也。今本交亦誤。

支是其證，敬讀為微，交微謂交相儆戒也。苟即敬之

壞字，國語楚語左史倚微，相見申公奭曰：唯焉可以

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章注云：交夾也。唯焉可以

長生保國。言如是乃可以長生保國也。臣下重其

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畢云：當為齊謂兒泣不止，曰

暗，非此義。玉篇云：瘖於深切不能言，暗於金於甘二

切，啼極無聲也。則作暗亦近。諤案：暗瘖於金於甘二

下篇有瘖字，晏子諫下篇云：近臣嚙遠臣瘖，又云：朝

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上無

之瘖，則謂之暗。暗即瘖也。又穀梁文正：練篇晏子云：下

言則謂之暗。暗即瘖也。又穀梁文正：練篇晏子云：下

言則謂之暗。暗即瘖也。又穀梁文正：練篇晏子云：下

言則謂之暗。暗即瘖也。又穀梁文正：練篇晏子云：下

言則謂之暗。暗即瘖也。又穀梁文正：練篇晏子云：下

言則謂之暗。暗即瘖也。又穀梁文正：練篇晏子云：下

言則謂之暗。暗即瘖也。又穀梁文正：練篇晏子云：下

言則謂之暗。暗即瘖也。又穀梁文正：練篇晏子云：下

言則謂之暗。暗即瘖也。又穀梁文正：練篇晏子云：下

言則謂之暗。暗即瘖也。又穀梁文正：練篇晏子云：下

上龔闡與喑 遠臣則喑 范望太玄經注云喑猶喑也

李善注引倉頡篇云吟歎也漢書息夫躬傳顏師古

注云吟古吟字畢云與噤音義同史記謝通曰吟而

不言索隱云吟音 怨結於民心 蘇云暗喑 詔諛在側

戶蔭反又音琴 則國危矣 桀紂不以其無天下

善議障塞 亦爲韻 塞 則國危矣 桀紂不以其無天下

之士邪 殺其身而喪天下 故曰 歸國寶 畢云歸讀如

歸 不若獻賢而進士 今有五錐 說文金部云錐銳也

也 此其銛 畢云史記集解云徐廣曰思廉 銛者必先

挫 有五刀 此其錯 畢云言磨錯之利 錯者必先靡

確之段字今省作磨 謂銷磨 是以甘井近竭 招木近

也 畢云挫靡爲韻 靡字麻聲 是以甘井近竭 招木近

伐 畢云招與喬音相近 竭伐爲韻 案畢說 靈龜近灼

是也 經說下篇 橋衡之橋 亦作招 可證 靈龜近灼

神蛇近暴 畢云灼暴爲韻 俞云四近字皆先字之誤

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然則甘井四喻正承上文

而言亦必是先字明矣先篆書作𠄎近字古文作𠄎

而

而

而

篆書作炭兩形相似而誤案俞說是也意林引此二
句近正竹先莊子山木篇亦云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暴蛇者蓋以求雨淮南子齊俗訓云犧牛梓毛宜於
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蜮許慎注云黑蜮神蛇也
潛於神淵能興雲雨春秋解露是故比干之殪其抗
求雨篇云春旱求雨暴巫聚蛇是故比干之殪其抗
也抗論怨誹為亢而已矣釋文李頤云窮高曰亢蘇
云抗猶孟賁之殺其勇也引皇甫謐帝丑篇偽孫奭
抗直孟賁孟賁之殺其勇也引皇甫謐帝丑篇偽孫奭
武王好多方之人齊孟賁之徒並歸焉孟賁生拔牛
角史記范雎傳集解引許慎漢書東方朔傳顏師古
注並云孟賁衛人家依世紀說則西施之沈其美也
賁在墨子後此文蓋後人所增竄西施之沈其美也
蘇云家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
隨鴟夷以終其言與此合是吳亡後越亦死也墨子
書記當時事必有據後世乃有五湖隨范蠡之說誣
矣詒讓案吳越春秋逸文見楊慎丹鉛錄引修文殿
御吳起之裂其事也淮南子穆稱訓云吳起刻削而
覽呂氏春秋執一篇高注史記本傳不云車裂蓋文
不具畢云謂事功蘇云謂子善見楚惠王而吳起之
死當悼王二十一年上距惠王之卒已五十一年疑
墨子不及見此事此蓋門弟子之詞也汪中說同案

魯問篇墨子及見田齊大公和受命爲諸侯當楚
悼王十六年距起之死僅五年耳況非樂上篇說齊
康公興樂萬康公之薨復在起死後二年然則此書
難多後人增益而吳起之死非墨子所不及見明矣
蘇說及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
之未審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
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
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
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
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
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說文谷部云泉出通
川爲谷爾雅釋水云水注谿曰谷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
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
也。畢本作非一水之源也云舊云非一源也据初學
記江引此增二字表引此與舊同載文類聚引作
非一水之源北堂書鈔引作非一源之水古無源字
本書脩身云原獨者流不清只作原此類俗寫亂之

非舊文也。王云此本。作江河之水。非北堂書鈔。衣冠。今本。三初學記。器物部。引此。疏字。雖誤。而一源之水。初學記。地部。中引。作非。初學記。作一水。源誤也。太平御覽。與今本。同。畢。謂。初學記。作一水。源誤也。太平御覽。服章部。十一。引。作。一。河。之。水。非。一。源。誤。也。太平御覽。類聚。衣冠部。引。作。一。河。之。水。非。一。源。誤。也。太平御覽。是也。今。千。鎰。之。裘。畢。云。一。河。之。水。非。一。源。誤。也。太平御覽。據。補。正。曰。一。溢。二。兩。為。溢。也。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為。名。孟。康。曰。二。兩。為。溢。也。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益。字。非。一。狐。之。白。也。山。王。藻。云。君。衣。孤。白。裘。准。南。子。說。粹。白。之。裘。授。之。眾。白。也。晏。子。春。秋。外。篇。云。景。公。賜。晏。子。狐。白。之。裘。腋。下。之。皮。其。毛。純。夫。惡。有。同。方。取。不。取。云。狐。白。謂。狐。腋。下。之。皮。其。毛。純。夫。惡。有。同。方。取。不。取。白。集。以。為。裘。輕。柔。難。得。故。貴。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畢。云。惡。讀。如。烏。言。聖。人。之。與。士。同。方。取。不。取。自。止。者。俞。云。取。不。二。字。傳。寫。誤。倒。而。字。當。在。取。同。二。字。之。上。已。當。為。人。己。之。傳。寫。誤。倒。而。字。當。在。取。同。二。取。而。取。同。己。者。乎。同。方。謂。不。同。道。也。同。己。意。同。故。曰。夫。也。聖。人。但。取。其。與。道。同。而。不。必。其。與。己。意。同。故。曰。夫。

惡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傳寫錯誤遂不可讀舉曲爲之說非是案俞說近是蓋非兼王

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說文日部云昭昭也明也

也明大水不潦潦畢云說文云潦雨大兒然此義與大

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畢云說文云堯高也从壺

堯猶皦皦乃千人之長也此與上云王德不相家疑

至高之貌乃千人之長也上句者字當爲若若乃連

讀爲更端之詞下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及覆萬

物是故谿陝者速涸說文谷部云谿山積無所通者

云說文云涸涸也自部云陝隘也俗作陝狹非通者

讀若孤翁之翁義不相屬逝當爲遊

俗書游字作遊與逝相似而誤遊即流字也曲禮注

士視得游目五步之中釋文遊作游云徐音流流

之杜篇陝對文俞云逝當讀爲陝古守通也詩有杖

作遊猶逝之通作噬也成十五年左傳則決陝滙楚

辭淵夫入篇夕濟分三陝杜預王逸注並曰滙水滙

淺與谿陝對文因段逝爲堯堯者堯堯者堯堯者

堯其義遂晦案王說近是堯堯者堯堯者堯堯者堯堯者

說文俗寫从土何休公其地不育王者溷澤不出宮

羊學曰境坳不生五穀

中淮南子齊俗訓則不能流國矣

脩身第二畢云脩治之字从彡从肉者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為本焉

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俞云君子二字衍文也此蓋

起士雖有學一句若冠以君子二字則既言君子不

必又言士矣馬總意林作君子雖有學行為本焉戰

雖有陳勇為本焉喪雖有禮哀為本焉其今本不同

然有君子字即無士字亦可知今本既言君子又言

士之誤矣士雖有學與君子雖有學文異而義同案

說苑連本篇載孔子語與此略同君子似非衍文亦

見家語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置與植通詩商

鄭箋云置讀曰植方言云植立也俞云者衍字也下

文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

始無務多業舉物而聞無務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

博聞上句並無者字是其語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

戚不附指族內戚言族外案古多稱父母為親戚詳

兼受下篇此則似過內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

外族姻言之與孔義同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

業云兩雅釋詁舉物而閭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

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

畢讀見毀畢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

譜歷之言無入之耳之畢本馮于今據道藏本正王

也經典多此字古只作匿王云清應即譏惡德二十

八年左傳間執譏慝之口是也譏與諧古字通故小

推卷伯篇取彼譏人無入之耳言不聽譏惡之言也故下文

作難有詆訐之批扞之聲廣雅釋詁云批扞之言也易林

民無所依矣批扞之聲睽之賁云批扞之言我心

不快批扞即批扞也畢云說文云批扞無出之口殺

也玉篇云扞即批扞也畢云說文云批扞無出之口殺

傷人之孩畢云當讀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畢云

云詆訐也詆面相斥罪也玉篇云詆無所依矣故君

都禮切許居謁切攻人之陰私也詆無所依矣故君

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逾當讀為偷同聲段借字此

與力事日彊文相對禮記表

記云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鄭設壯日盛畢云設
往云偷苟且也此義與彼正同
莊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畢云字當爲義
義從弗則漢時本如此今書義字皆俗改也王引之
云弗於聲義均有未協弗當作并并古文我字與弗
相似故譌作弗耳周晉姜鼎銘我字作并是其明證
彝之從并聲與義之從我聲一也說文我字下重文
未載古文作并故於此亦不知爲并字生則見愛死
之譌蓋鍾鼎古篆漢人亦不能偏識也
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
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
雅馴史記五帝本紀云不雅馴張守節正義云馴訓
也案馴訓字通周禮地官敘官鄭眾注云訓讀爲馴
訓與爾雅釋訓義同謂暢之四支說文肉部云肢體
出口者皆典雅之言暢之四支四肢也或作肢支
卽肢之省易坤文言云美在其中而暢接之肌膚小
於四肢孔穎達疏云四支猶言手足接之肌膚爾
雅廣詁云接達也亦與挾通儀禮鄉射禮鄭注云占
文挾皆作接俗作決義並同呂氏春秋論威篇云其
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疾同高注華髮隳顛藏
云捷養也案捷接字亦通高疾其義

本顯作巔非後漢書邊讓傳李賢注云華髮白首也
畢云陳字當爲墮詒讓案說文彭部云髻髮墮也頁
部云顛頂也墮與髻通墮顛卽秃頂新序豫事篇云
齊宣王謂問丘曰上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

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

者行不果畢云文選注云許君據財不能以分人者

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俞云徧亦辯也儀禮

脯醢燕禮大夫辯受酬少牢饋食禮辯搗于三豆今

文辯皆作徧是辯與徧通用物言徧是非言辯文異

而義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末必幾畢

廣雅云幾微也或木字之假音說文云禾木之曲頭

止不能上也王云爾雅幾危也言木本不固者其末

必危也畢引廣雅幾微也已非塙語又雄而不脩者

引說文以幾爲禾則失之愈遠矣畢云雄其後必情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畢

也詩云秣非玉篇云耗可到切減也敗名不徒生而譽

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

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蘇云也。春秋傳曰：勞之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不圖報於何有。

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

文而務為察，故彼智無察，畢云：彼當為非，在身而情，當為情

誤上云：雄而不反其路者也。路當為務，即家上務為

倫者，其後必情反其路者也。智務為察而言，謂遠反

其所當務之，事明鬼下，篇云：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此義與彼同，畢讀在身而

情反其路者也，九字句云：言非智無察，則所善無主

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

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戴，載古通。春秋隱十年：經

伐戴，穀梁作伐，載釋也。思利尋焉。儀禮有司徹賈公彥

名釋姿容云：戴，載也。溫忘名忽焉，可以為士於天下者，未嘗

有也。

所染第三

畢云呂氏春秋有當染篇文略同蘇云

子爲墨子弟子至與傳說並稱此必非墨子之言

蓋亦出於門弟子汪中云宋康之滅在楚惠王卒

後一百五十七年墨子蓋嘗見染絲者而歎之爲

墨之學者增成其說耳案此篇固不出墨子但中

山尙疑卽桓公時代止與墨子相及蘇說未審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言字疑衍公羊隱十年

者著其爲師也其不冠子者他師列子天瑞篇張染

注云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是弟子之所記故也藍有

於蒼則蒼廣雅釋器染於黃則黃韓詩外傳云藍有

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淮南子說林訓所入者

云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所入者

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考工記鍾氏染羽三人爲纁五

六入者與爾雅釋器云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緇三

染謂之纁必讀爲畢左隱元年傳同軌畢至白虎通

義崩蕘篇引畢作必是其證言五入畢而爲而已則

爲五色矣畢云呂氏春秋無則字後漢書注引作五

五色故染不可不慎也治要作可非獨染絲然也國亦

有染畢云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舜染於許高誘云

城大堯聘伯陽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伯陽蓋老

之不至姓李字伯陽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伯陽蓋老

老子姓李字伯陽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伯陽蓋老

非聃也諸讓案呂氏春秋本味篇云堯舜得伯陽

耳然後成注云伯陽後成注云伯陽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本味篇云堯舜得伯陽

御覽八十一引云伯陽御覽八十一引云伯陽

也得六人曰雒陶方回續耳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

一國之賢者也陶潛聖賢羣輔錄引皇甫謐逸士傳

舜友七子亦有伯陽舜友七子亦有伯陽

古今人表作柏陽古今人表作柏陽

此伯陽自是舜時賢此伯陽自是舜時賢

仲虺高誘云仲虺居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

所染當得其人故曰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蔽

天地高誘云蔽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

高誘云稱美其夏夏桀染於干辛畢云呂氏春秋云夏

德以為喻也桀染於羊辛又慎大

云桀爲無道干辛任威陵牒諸侯以及兆民高誘曰

干辛崇侯與之爲惡則行表又作干莘固古今人表云

案呂氏春秋知度篇云桀用羊辛漢書顏注云干莘

桀之勇人也抱朴子推哆畢云本戲下又云推哆大

良規篇亦作干辛推哆畢云本戲下又云推哆大

歲主別兇虎指畫殺人古今人表作推修論讓案推

哆晏子春秋諫上篇賈子新書連語篇作推修論讓案推

說疑篇又作侯修淮南子主術訓又作殷紂染於崇

推哆惟抱朴子侯修淮南子主術訓又作殷紂染於崇

侯惡來高誘云崇國侯爵名虎惡來嬴姓飛廉之子

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厲王染於厲公長

嚴紂周武王之伐紂並殺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

父治要作文誤畢云呂氏春秋厲作紂注云紂榮二

長父士稷云案荀子成相篇厲王染於蘇公厲公號即號

字之講今本春秋當染篇厲王所改蘇公厲公號即號

詒讓案荀子成相篇又後人公長父之難厲王流於彘

楊注引此云蠡公與孰公不長父之難厲王流於彘

長父卽詩云皇父也孰或作郭案荀子別本作郭與

呂覽合是也郭古通洪以蠡爲號之譌亦近是蘇

以厲爲號公謚未塙竹書紀年厲王三年淮夷侵洛

任命號公長父伐之不克後漢書東夷傳作號仲今

本紀年出於
拾未知名足據
云榮國名夷謚也書數有榮伯史記周本紀集解引

馬融云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為卿大夫也夷公蓋

策伯之後畢云終一本作公史記厲王幽王染於傅

好利近榮夷公蘇云終或榮夷公名幽王染於傅

公夷治要作幾蘇云傅公夷無攻國語惠王時蔡公

穀畢云蔡一本作祭呂氏春秋作號公鼓祭公敦論

鄭語未知是否蘇云蔡公穀呂覽作祭公敦竊謂當

從呂覽作祭公為是祭為周畿內國周公少子所封

自文公謀父以下世為卿士於周隱元年所書祭伯

來者即其後也若蔡當幽王時亦有釐侯所事不聞

更有名穀者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

案蘇說也是也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

下僂高誘云不當者不得其人僂辱也舉天下不義
辱人必稱此四王者補與上文及治要合呂氏春秋
當染亦同高誘云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
稱其惡以為戒也齊桓晉文下治要並有公字畢云未詳呂氏
犯高偃齊桓晉文下治要並有公字畢云未詳呂氏
春秋高作卻疑當為卻晉有卻氏王云高當

爲尊章卽城郭之郭形與高相近因譌爲高賈子過
秦篇據億丈之多耳左傳晉大夫偃也商子更法篇韓子南面
不識故傳寫多誤耳卜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
韋注曰郭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
篇並與晉語同呂氏春秋作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
氏之卻也太平御覽治道部一引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
偃梁玉繩也郭聲之轉也俞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
詩縣篇毛傳曰王之郭門曰泉門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
郭門也爲楚莊染於孫叔敖也洪述隸釋漢孫引服
阜門也爲楚莊染於孫叔敖也洪述隸釋漢孫引服
虔云艾獵爲賈之子孫叔敖也洪述隸釋漢孫引服
叔敖碑云呂氏春秋作沈尹筮師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
畢云呂氏春秋作沈尹筮師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
欲以爲合尹沈尹筮師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
聖人也又尊師云沈尹筮師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
縣大夫新序作沈尹筮師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
存云宣十二年左傳邲之戰孫叔敖也韓詩外傳所載
軍者爲沈尹注云沈尹或作寢縣也韓詩外傳所載
楚樊姬事與淮南子沈尹或作寢縣也韓詩外傳所載
邱子惟外傳則曰沈尹或作寢縣也韓詩外傳所載
者其官沈者其氏或食邑也案李說是也沈尹莖呂
氏春秋察傳篇又作沈尹莖也案李說是也沈尹莖呂
正也至余知古楚宮舊事作沈尹莖也案李說是也沈尹莖呂
秋法宥篇攷之乃楚威王臣蓋誤并爲一也春吳闔

閻染於伍員閻呂氏春秋當染篇作廬左昭二十七

並作閻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文義畢云呂氏春秋

尊師云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高誘曰文氏之

儀名案彼有之字者如庚公差孟子云之斯專諸史

音之緩意越句踐染於范蠡高誘云范蠡楚三大夫

種之鄒人詒議案文選豪士賦序李注引吳越春秋云

平寰宇記說同呂覽注鄒即郢之譎此五君者所染

當舊與呂氏春秋合要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治

無功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勝治要長作張畢云呂

生字高誘注云吉射晉范獻子映之子昭子也張柳

朔王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此長

柳朔王勝即張柳朔王生呂覽與左傳同長柳古復

氏之賢臣朔并死范氏之難與此書異或所聞不同

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高誘注云寅晉大夫中行穆

子之荀子也黃籍秦高彊其家臣高彊齊子尾之

子奔晉為中行氏之臣史記索隱云系本籍秦晉大

夫籍游之孫籍談之子論讓案呂覽注荀吳夫差染

於王孫雒雒畢校改雒云舊誤作雒盧文弨云今外

染篇同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句踐伐吳外傳越絕請

羅內傳皆作王孫駱說苑雜言篇作公孫雒唯呂氏

春秋當染篇作王孫雄史記越世家作公孫雒宋公

序作國語補音定作雄字且為之說曰漢改裕為雒

疑雒字非吳人所名今按宋說殊誤周禮職方氏豫

州其川茨雒春秋文八年經書公子遂會雒戎傳作

伊雒之戎宣三年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是

漢以前本有雒字豈東京創製此字乎以駱字證之

或作雒與雒相似故雒譌為雄困學紀聞左氏類引

國語呂氏春秋並作雒韓子說疑篇有吳王太宰嚭

孫頌頌即雒之譌則其字之本作雒益明矣王太宰嚭

定四年左傳云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太宰罪云高誘

注呂氏春秋孫史記吳世家越絕書吳越春秋杜預

注春秋釋例說並同唯高誘呂氏春秋當染重言兩篇

語吳語章注誤與高同國知伯搖染於智國張武云畢

搖一本作瑤子申之讓案呂氏春秋當樂亦作瑤高誘注
云智瑤宣子之襄子也國武二康子而伯段規
晉語云三卿宴於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伯段規
知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章注云伯段規
大夫知氏之族左哀二十三年傳晉荀瑤伐齊將戰
長武子請卜杜注云武子晉大夫案知國張武蓋卽
云張武教智伯也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中山尚
染於魏義偃長魏畢云偃呂氏春秋作樞高山以邑之義
長其二臣蘇云中山爲魏之別封非春秋時之鮮虞
也魏文侯滅中山而封其少子鞏至赧王二十年爲
趙武靈王所滅其君武公桓公鞏見世本此名尚者
當爲最後之君案中即春秋之鮮虞左傳定四年
始見於傳其初七於魏交侯十七年使樂羊圍中山
三年滅之以其地封於魏後惠文王四年滅之並見
擊後中山復國又亡於趙則惠文王四年滅之並見
史記魏世家及樂毅傳據水經崑水鄆道元注及
太平御覽百六十一引十三州志並謂中山桓公爲
魏所滅則尚或卽桓公墨子猶及見之高蘇以爲魏
別封非也至列子仲尼篇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審
爲篇淮南子道應訓並云魏中山公牟高誘張湛
皆謂魏伐中山以邑子牟然魏牟與趙平原君秦魏
丹范雎同時其時中山入趙已久安得尚屬魏則牟

所封必非鮮虞之中山而尚亦必非牟後殆無疑義
張湛又以子牟爲魏文侯子蓋提牟與摯爲一人其
說尤謬則楊倞已疑之矣畢引高
說而不審校其時代亦其疏也
宋康染於唐鞅而
不禮作禮誤論讓案宋王偃爲齊潘王所滅謚康見
國策宋策呂氏春秋作宋康王荀子王霸篇又作宋
獻御不禮荀子春秋作宋康王荀子王霸篇又作宋
今人表有田不禮則似據趙世家也呂氏春秋淫辭
篇云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眾矣而羣
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對曰王之罪盡不善者
也罪不善者故爲不畏王欲羣臣之畏也若不若無
辨其善與不善者而時罪之若此則羣臣畏矣居無幾
何宋君殺唐鞅荀子解蔽篇亦云唐鞅蔽於欲權而
逐戴子又云唐鞅戮於宋皆其事也史記趙世家載
趙主父使田不禮相太子章後爲李兌所殺事當宋
康之末年或卽一人先任宋而後任趙與蘇云宋康
之亡當楚頃襄王十一年上去楚惠王之卒一百四
十三年此不獨與墨子時世不值且與中山之亡相
距止數年而皆在孟子之後孟子言方千里者九則
中山未亡言宋王行仁政則宋亦未亡若此書爲墨
子自著則墨子時世更在孟子之後不知孟子之闢
墨子正在墨學方盛之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
時其必不然也審矣

殘亡畢云家呂氏春秋作皆身為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荀

禮論篇云先祖者類之本也楊注云類種也逸周書嘗麥篇云般無類於冀州君臣離散民

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畢云擾擾字之必稱

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廣雅

云理行理性於染當畢云性當為生一本作在誤論

故善為君者勞於論人高誘云論而佚於治官佚治

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

辱逾治要並作愈呂氏春秋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

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高誘云不知所不知要者

所染不當也高誘云所從染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

染以後至篇未與呂氏其友皆好仁義消謹畏令則

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畢云理猶治

論讓案理亦

道則段干木畢云呂氏春秋云田子方學于子貢段

也云段干木晉國之大也魏世家有段干木本蓋因邑

解云段干木是魏邑名也魏世家有段干木本蓋因邑

為姓風俗通氏姓注云姓禽子春秋云禽滑釐學于

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禽子春秋云禽滑釐學于

墨子許犯學于禽滑釐此稱禽傳說之徒賢中篇此

子則墨子門人小子之文矣禽傳說之徒賢中篇此

與段干木禽子並舉似是也其友皆好矜奮荀子正

不類疑後人所增竄也是也其友皆好矜奮荀子正

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創作比周左文十八年

又子道篇揚注云奮振矜也創作比周左文十八年

友是與比周杜注云奮振矜也創作比周左文十八年

云比近也周密也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

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刀之徒是也蘇云春秋時子

公孫夏一為楚宜申一為楚公子申蘇所舉益闕

宜申也畢云經傳或作豎紹俗作刀者紹省文蓋作

刁非玉篇云刀丁玄切亦姓俗作刀案論語憲問篇

或問子西曰彼哉彼哉集解馬融云子西鄭大夫或

日楚令尹子西此子西或亦斥楚公子申蘇說未塙

易牙豎刀注云寺人奄詩曰必擇所堪字假音王云媿

官豎紹也紹刀字通詩曰必擇所堪字假音王云媿

訓為樂與染義無涉堪當讀為湛湛與漸清之漸同
 說文作澣云漬也月令湛湛必絜澣注曰湛亦清也考工記
 則說八珍之漬云湛諸美酒注曰湛亦清也玄謂湛讀
 鍾氏以朱湛丹赫注曰鄭司農云湛清皆染也楚辭七
 如漸車帷裳之漸是湛與漸同湛清皆染也楚辭七
 蘇日漸染而不自知兮王注曰稍漬為漸汗變為染
 考工記鍾氏注曰漬亦染也必擇所湛猶云必擇所
 染耳荀子勸學篇曰蘭槐之根是為莖其蘄之澣中
 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蘄者然也晏
 子春秋襍篇曰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
 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糜醯而賈四馬矣非蘭本美
 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說苑雜言篇曰今夫
 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麋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
 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義並與墨子
 同案王說詩必謹所湛者此之謂也
 蘇云此蓋逸詩也必謹所湛者此之謂也

法儀第四 畢云法說文云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

為法度之義儀義如禪天儀度之儀說文云儀幹也

儀與樣音相近又說文云儀度也亦通詒讓案爾
 雅釋詁云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此篇所論蓋天志之

義餘篇云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此篇所論蓋天志之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
事能成者無有也。舊本說今據羣書治要增雖至士之爲將相者

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

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畢云此縣挂正字詒讓案

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莊子馬蹄篇云無巧

匠人曰我善治木山者中鈞直者應繩卽此義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俞云五當作四上文百

直以繩正以縣並無五者詒讓案以考工記校之疑

上文或當有平以水三字蓋本有五者而脫其一與巧者能中之。華云史記索隱云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

以從事。畢云說文云仿相猶逾已。畢云猶勝于已故百工從

事皆有法所度。治要無所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

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畢云說文然則奚

以爲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當與嘗通嘗試也詳天志下篇

王引之云當並與儻同。天下之爲父母者眾而仁者

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

當皆法其學奚若師也天下之爲學者眾而仁者寡

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

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眾而仁者寡若皆法其

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

者莫可以爲治法下善有而可二字王云既言莫可

此涉下句而衍案以爲治法則不當更有而可二字

王說是也今據刪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

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治要其明久

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

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

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

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

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

而愛之兼而利之也。治要知天以其兼而有之兼而

食之也。今天下無大小國。大小治要皆天之邑也。人

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牯羊。畢云當豭

犬豬也。畢云說文云牯以芻莖養牛也豭以穀圈養豕

云司馬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豭蘇云案牯乃

芻牛兩字而誤合為一者文當云芻牛羊

醴粢盛。畢云潔字正作絜說文云粢稷也以敬事天

此不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

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

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曰殺不辜者得不祥

焉。夫奚說人為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知天欲人

相愛相利舊本無知字治要同王云是以下有知字

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而

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

之百姓畢云舊脫愛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

福之使立為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廣雅釋詁云賓敬也暴

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廣雅釋詁

云詬罵也左昭十一年傳楚靈王其賊人多其賊人多其賊人多

多故天福之相對案俞校是也今據乙故天禍之

使遂失其國家遂與隊通俗作孽義同淮南子天文訓苟本

注云隊身死為僂於天下僂治要作戮大文則為

謂刑僂也荀子非相篇云為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

息故為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

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以下三篇所論皆節用之餘義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畢云：當為竟。本書耕柱云：邊當是適。字之譌。古敵字多作適。言四鄰莫救，二患也。敵國至境，而四鄰莫救，故可患也。

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

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祿，游者愛佼，舊本

待愛佼，謂憂反。羣書治要引待作持。反作佼。王云：待

當為持。憂反。當為愛。交。呂氏春秋慎大篇注：持猶守

也。言仕者守其祿，游者愛其交，皆為己而不為國家

也。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晏子

春秋問篇曰：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與愛交同。意

今本持作待。愛交作憂反。則義不可通。逸周書大開

篇禱無愛。王今本愛譌作憂。隸書交字或作友。與反

必然古書多言持祿養交黜言持祿交者且持養
二字同義荀子勸學篇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
以相羣居以相持養議兵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
氏春秋長見篇中侯伯善持養吾意並以持養連文
墨子天志篇亦云持養其萬民然則此文既云持祿
必云養交不當云愛交也墨子原文蓋本作恙交恙
卽養之段字古同聲通用後人不達段借之肯改其
字作憂而墨子原文不可復見矣案王校是也今據
正佼卽交字通今從治要正管子七臣七主篇云好
佼友而行私請又明法篇云以黨舉官則民務佼而
不求用明法解云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
多其佼而不爲主用並以佼爲交此云愛佼猶管子
云好佼務佼也韓非子三守篇云羣臣持祿養交荀
子臣道篇云倫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諸書
並云持祿與此書同而養交之則又求之太深恐未
校必欲改夏爲恙以傳合之則又求之太深恐未塙
君脩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舊本臣字不重今據羣
案拂正字拂段字說文手部云拂過擊也口部云拂
遠也荀子臣道篇云事暴君者有補削無矯拂楊注
云拂遠也賈子保傅篇云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
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書堯典拂哉僞孔
傳云拂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
戾也

疆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

所忠者不信。上句信字舊本謬言又無兩者字今據羣書治要補正六患也。畜

種菽粟。畜治要作蓄字通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

事之。畢云舊脫以字一本有論讓案羣書治要亦有以字荀子正名篇楊注云事任使也賞賜

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

無疑當爲亡畢。云國稷爲韻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畢云城傾爲韻七患

之所以爲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畢云仰養爲韻民無食

則不可事。畢云食韻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

用不可不節也。力畢本作立云立節爲韻案畢本譌今據道藏本及明刻本正王云畢說

非也。古音立在綱部節在質部則立節非

韻原本立作力力在職部力節亦非韻。五穀盡收

則五味盡御於主。獨漸云御者進也凡飲食入於口曰御不盡收，則不

盡御者為不盡味而食之畢云主御為韻王云古

音主在厚部御在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

御部則主御非韻在二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

早乃罕字之誤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罕

饑也罕也皆稀少之謂饑猶僅也故襄二十四年穀

梁傳作一穀不升謂之謙嗛猶歛也然則二穀不收

謂之一罕其義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餓畢

正一律矣云負擔餓餓餓師古曰饑亦饋字言須饋

漢書食貨志云與賈通鄭注月令曰饑亦饋字言須饋

餓餓餓不得謂之餓五穀不收謂之饑畢云太平御覽

畢說非郡說是也五穀不收謂之饑引作飢誤此飢

餓字又舉本此下增五穀不收謂之饑一穀不升謂之

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饑

於饑下增大侵二字亦相覽所無案王說是也釋慧苑華嚴經音義二引饑亦作飢下無五穀不孰八字

歲饑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早則損五

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畢據

類聚增大侵二字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稟食謂有稍

字誤今不從二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稟食謂有稍

說文尙部云稟賜穀也周禮司土鄭注故凶饑存乎

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曲禮鄭注云徹去也五分

分之三玉藻云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此五鼎則

少牢也禮經云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此五鼎則

殺也白虎通義諫諍篇云禮曰一穀不升徹鴉鷄二

穀不升徹鴉鷄三牲白虎通蓋據天子而言故云三

牲大荒不特殺則大夫徹縣周禮注謂左右縣大夫判

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士不入學周書羅匡篇云成年

孔疏云徹亦去也縣士不入學周書羅匡篇云成年

入學也君朝之衣不革制諸侯則冠弁服也周禮

司服云毼朝則皮弁服鄭注云視朝視內外朝之事

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為裳又凡甸冠弁

服注云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諸侯

以為視朝之服是也周書大匡篇云大荒祭服不

制朝服輕於祭服也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

制明矣蘇云革改也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

盛當為雍食疑一養字說文云養執食也王云雍食

注曰煊客始至之禮饗既將幣之禮煊饗餼之事鄭

饗雍古字通案王說是也羅匡篇云年儉賓祭以中

盛年饑則勤而不賓大荒徹駢駢春秋云在中曰服

賓旅設位有賜與此略同徹駢駢春秋云在中曰服

在邊塗不芸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云大侵之禮廷道

日馳塗不芸不除范甯注云廷內道路不修除也畢

涂塗俗寫从土本書非攻中云馬不食粟婢妾不衣

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

井中畢云此墜正字說文云隊从高隊其母必從而

道之蘇云道與導今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此疾於

隊畢云言重於其子王引之云重其子此疾於隊當

作此疾重於隊其子疾病也言此病較之隊其子

者爲九重也。今本顛倒不成。其可無察邪。故時年歲

善。畢云說文云平穀孰也。故口時。則民仁且良。時年

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句爲者疾食者

眾則歲無豐。前云疾當爲寡爲之者寡食之者眾則

作爲者疾則不可通矣。蓋後人據大學以改之而不

知其非也。案俞說未端此疑當作爲者疾食者寡則

歲無凶爲者緩食者眾則歲無豐。此文咸以歲善

與歲凶對舉是其證。今本脫食者寡至爲者緩十字

文義遂舛。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

故先民以時生財。禮記坊記鄭注云先民謂上古之

賢人也。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

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

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

書曰湯五年旱

畢云管子權數云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與此文互異莊子秋水云

湯之時八年七月荀子王霸云禹十年水湯七年旱
賈誼新書憂民云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
有十年之積故勝七年之旱淮南子主術云湯之時
七年旱又異語讓案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
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
與此書所言正台王充論衡感虛篇亦云書傳言湯
遭七年旱或言五年此其離凶餓甚矣羅誥讓案凶
是古書本有二說也穀四穀不收而言下云不可
餓當作凶餓即象上三穀四穀不收而此涉下棟
以待凶饑又云民見凶饑則亡皆其證也此涉下棟
誤而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
故倉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倉舊本講食俞云食乃
下句庫無備兵文正相對若作食字失其旨矣下文
云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食字即此文粟字
不得據彼而疑此文當作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
食也案俞校是也今據正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
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
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要離殺吳王子慶
廉篇高注云慶忌者吳王僚之子也有力捷疾而人
皆畏之無能殺之者案淮南子說山訓高注及吳越

春秋闔閭內傳並以慶忌爲王僚子惟淮南詮言訓

許注以爲僚之弟子未知孰是畢云言慶忌雖勇猶

輕出致死昔吳王患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

要難詐以負罪出奔戮妻子歸右手如衛求見慶忌

與東之吳渡江中流順風而刺慶忌事見吳越夫桀

春秋闔閭內傳蘇云法下據上文當脫備字

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王引之云禦

語帥大難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楚語桀紂貴爲天

其獨何力以待之章注並云待禦也

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孟子

丑篇云湯以七十有富貴而不爲備也故備者國之

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

也畢云寶爪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周書

篇云極賞則民賈其上賈其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

上則民無讓無讓則不順

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

爲棺槨畢云舊作多爲衣裘生時治臺榭畢云當爲

靈云臺謫甚高楊倭曰謝朓同陸德明死又脩墳墓

左氏音義云棚本亦作謝知古無棚字云王之威亦單

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畢云史記云徐廣曰單亦作

彈索隱云按單音丹單盡也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

敵則傷畢云離讀如羅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

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

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

謂國備畢云周書云夏歲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

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

其有也畢蓋夏教故義略同案畢據周書文傳篇文

此文亦本夏歲而與文傳小異攷穀梁莊二十八年

傳云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與此文略同疑

先秦所傳夏歲文本如是也又御覽五百八十八引

胡廣百官箴敘云墨子著書稱夏歲之辭蓋即指此

辭過第六

畢云辭受之字从受經典假借用此過謂宮室衣服飲食舟車蓄私五者之過

也詒讓案此篇與節用篇文意略同羣書治要引并入七患篇此疑後人妄分非古本也

子墨子曰古之民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上古之民

未知爲宮室時

舊脫室字據太平御覽增詒讓案趙蕤長短經適變篇引亦有室字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

營窟夏則居橧巢

就陵阜而居穴而處

穴上疑一下潤濕傷民

故聖王作爲宮室

畢云王太平御覽引作人

爲宮室之法

畢云太平御覽

引作

曰室高足以辟潤濕

謂堂基之高舊本挽室字今據羣書治要補辟治要

長短經並作避濕字治

要無畢云辟避字假音邊足以圍風寒御覽引作中

非圍李善注左思賦引作御太

上足以待雪霜雨露

王引之云待禦也節用

宮牆之高禮記儒行鄭注云

篇待作圍圍即禦字也

宮牆之高

禮記儒行鄭注云

太平御覽引

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

畢云謹塵

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

舊本挽凡字今據治

是故聖王作爲

役

畢云當云以其脩其城郭則民勞

而不傷以其常正

蘇云正同征

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

道藏本則

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

此三十九字

在作誨婦人治之下盧文弼校云當在此畢據移正王云作斂與籍斂同籍古讀若昨節用上篇其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便於生

御覽厚引作

不以爲觀樂也作為衣服帶履便於身

字誤畢云太平

御覽厚引作

不以爲觀樂也作為衣服帶履便於身

身誤不以爲辟怪也

畢云辟辭

故節於身誨於民

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

得而足

長短經

當今之主

長短經

其爲宮室則與此

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

治要長短經

暴奪民衣食之

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

畢云

上六句

太平御覽節

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

長短經法

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

振孤寡

按舊本

作賑俗故國

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

振孤寡

按舊本

作賑俗故國

貧而民難治也。

長短經治作理。蓋避唐諱改。

君實欲天下之治而

惡其亂也。

實治要作誠。

當爲宮室不可不節。

王引之云古當猶則也。

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芟。

畢云衣皮芟文類聚引作衣皮毛非說文芟

云芟芟芟芟王云芟芟非可帶之物畢說非也說文芟

竹索也其草索則謂之芟尚賢篇曰傳說被褐帶索

謂草索也此言帶芟猶彼言帶索矣詒讓案禮運說

上古云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帶芟疑即喪服之芟帶

者繩帶也冬則不輕而溫，長短經作煖案下夏則不

輕而清，曲禮冬溫而夏清釋文云清七性反字從之

也。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情治要作溫故作誨婦人

長短經作上有聖人二字與下文同但治絲麻畢云

上巳云聖王則此不當重復恐不足據治絲麻治下

舊有役脩其城郭云榻布絹畢云榻字當爲榻說文

云四十八字今移前榻布絹云絮束也詒讓案非樂

之段字絹當爲綃綃與緣通故彼二篇又誤綃詳非

樂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說文糸部

篇練練縠

也續帛也畢云中讀夫聲案畢說非也中即衣凡
上服以內之衣通稱中衣深衣鄭目錄云大中以衣
祭服中衣用素練帛即素也詩唐風揚之水深衣禛
疏云巾衣者朝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有禛
禮賈疏云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禛身有禛
又有襦綺禛綺之上若有裘禛上之有衣則有中
上服皮弁祭服之上若夏以縹絺絺絺絺絺絺絺絺
或服裘或服袍以上皆中衣也案經亦通謂之中衣
部云衷裏衣也穀梁宣九年傳云或衣其衣或衷其
襦范注云衷裏衣也穀梁宣九年傳云或衣其衣或
通言衣故節用中篇云冬服紺緹之衣足裏衣散衷
暖足以爲輕且煖煖字兩見說文糸部煖語讓案後
也長短經夏則絺絺之中粗葛也禮家說以絺葛也
仍作煖夏則絺絺之中粗葛也禮家說以絺葛也
加中衣此即得謂之絺絺也足爲輕且清舊本挽煖
衣則內衣通得謂之絺絺也足爲輕且清舊本挽煖
字畢本據比堂書鈔增煖夏則絺絺絺絺絺絺絺絺
夏則絺絺絺絺絺絺絺絺絺絺絺絺絺絺絺絺絺絺
清與冬則練帛之中足爲輕且煖對文比堂書鈔且
衣冠部三引作冬則練帛之中足爲輕且煖對文比
省文也若下二句內獨少之中足爲輕且煖對文比
二句不對矣羣書治要所引上下皆有此五字當據

補案王校是也長短經引云夏則絺
綌足以爲輕清亦有足以爲三字謹此則止故聖

人之爲衣服舊本挽之字適身體和肌膚畢云北堂書鈔引云

以適身體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長短經非

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

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

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感治

案當爲惑之誤也字治要無是以其民儉而易治長短經引儉

君用財節而易贍也畢云呂氏春秋適音云不充則

然無爲之澹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府庫實滿足以

待不然蜀之土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顏注

引張揖云不然疑當作不時並誤兵革不頓襄四年

極蘇云不然疑當作不時並誤兵革不頓襄四年

兵不頓杜注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

行於天下矣。當今之主，舊本作王長短經同今其爲

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治要作夏則輕清皆已

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無作字暴奪民衣食之財，以

爲錦繡文采靡曼之衣，舊本倒作衣之俞云衣之當

案長短經正作以爲文彩靡曼之衣，今據乙小爾雅

廣言云靡細也，漢書韓信傳靡衣媠食顏注云靡輕

麗也，文選七發李鑄金以爲鈎珠玉以爲珮，大戴禮

注云曼輕細也，李鑄金以爲鈎珠玉以爲珮，大戴禮

篇云玉佩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蚩珠以爲珮，古

琚瑀以雜之，珮治要作佩長短經同舉云當爲佩，古

無此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爲身服，治要作以

此非云益煖之情也，前云情猶實也，煖之情猶言煖

日云有也，此非云益煖之情猶曰此非有益也，廣雅釋詁

上云有也，此非云益煖之情猶曰此非有益也，廣雅釋詁

煖爲單財勞力，單亦盡也，畢歸之於無用也，舊本

要耳，單財勞力，單亦盡也，畢歸之於無用也，舊本

以此觀之，以長短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

增

長短經下有也字

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

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

治要長短經並無好字

欲國

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

實治要作誠

當為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時

治要無時字

素食而分處

素食謂食草木管子七臣七主篇云果蔬素食當十石素蔬之段字淮南子主

術制云夏取果蔬秋畜蔬食禮運說上古云未有火化

鄭注云草木之實為蔬食禮運說上古云未有火化

食草木之實也

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畢云古只作

種也从李取持而種之

以為民食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疆

體適腹而已矣

呂氏春秋重己篇云昔先聖王之為飲食醢醢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

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

治要故字在民富上今則不

然厚作斂於百姓

治要無作字

以為美食芻豢蒸炙魚鼈

蒸與烝通毛詩小雅芻豢傳云炕火曰炙禮記禮運

鄭注云炙貫之火上治要無魚鼈二字畢云太平御

卷一

覽引此炙作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畢本
庖鼈作鱉舊作前方丈三字今據文選注兩引改美
食方丈太平御覽作前方丈則方丈案畢據文選七命及
食方丈從弟君苗君胃書注所引校也王云美食二
應璩與上文相複畢改非也羣書治要引作前方丈則
字與上文相複畢改非也羣書治要引作前方丈則
魏徵所見本正與今本同文選引作美食方丈者
此以上七字乃美食與下文之方丈連引而節去芻豢
以下十文之乃美食與下文之方丈連引而節去芻豢
平御覽治道部八引作前則方丈句法較爲完足詒
讓案孟子盡心篇云食列於前方丈趙岐目不能徧視手
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饈若覆食
之罍是也饈說文云飯傷濕也洪云案飾饈與凍冰
對文皆言其食味之壞飾饈當作饈饈爾雅釋器食
饈謂之饈郭璞注飯穢臭論語鄉黨食饈而餽孔注
饈饈臭味變也飾本不作飾饈字形相近俞說同張
文虎云覆食之罍義不當爲飾饈饈羣書治要引作
饈饈是也王藻曰中而餽注云餽食朝之餘也論語
鄭注云食餘曰餽餽則疑酸之借食餘而致壞也案洪說
近是飾治要作餽則疑酸之借食餘而致壞也案洪說
臭芬鬱腥臊酒酸奇臭以鼻異楊注云酸暑滯人君
之酸氣也於此義亦得通張望文生訓不足據人君

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

凍餒。畢云：當爲餒說。文云：餒，餓也。雖欲無亂，畢云：舊脫。雖字不可。據太平御覽增。不可

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實治要作誠治。上王校增之字。當爲

食飲。當作飲食。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

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

車也，全固輕利。畢云：全太平御覽引作完。論可以任。讓案：治要引亦作完。意林同。

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法

令不急而行。上故字。治要作禁法。上舊本有故字。王云：涉下故字而衍。羣書治要無。民

不勞而上足用。畢云：上舊作止。一本如此。論讓案：故。治要亦作上足。下治要有以字。

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

已具。全治要亦作完。具下有矣字。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治要

作以爲飾。舟車飾，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

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

治要

作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在象之，是以其民饑寒。

並至，故爲姦衰。

治要

姦衰多，則刑罰深。

此句首舊本無姦衰二字

王云舊本兩姦衰脫其一則刑罰深則國亂上衍國

義不可通今據羣書治要補

字畢云太平御覽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

實治

誠當爲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

同字講蘇云當作同

亦未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

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

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

則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

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

私謂妾媵私人顧云晏子春秋內篇諫下

古聖王畜私不傷行

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

小爾雅廣

義云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索左襄二十七年傳云齊崔杼生成及暈而寡杜注云偏喪曰寡寡也特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眾當今之君畢作主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女失時畢云女舊作故民少君實欲民之眾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孰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

畢云此辯聖王雖用樂而治不在此三者謂堯舜及湯及武王也詒讓案此篇

所論蓋非樂之辭義

程繁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程子詒讓案公問於子墨孟篇亦作程子蓋兼治儒墨之學者當有夫子

子曰夫子曰

舊本無此三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下文

今夫子曰聖王不為樂是聖王不為樂昔諸侯倦於

其證案王說是也今據增請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

聽治息於鐘鼓之樂金鐘鼓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

琴瑟之樂周禮小胥云卿大夫判縣士特縣曲禮云

達疏以為不命之士若命士則特縣若然士大夫之

樂亦有鍾鼓攷賈子新書審微篇云大夫直縣士有

琴瑟公羊隱五年何注引魯詩傳云大夫琴瑟也大夫

白虎通義禮樂篇云詩傳曰大夫士琴瑟而已曲禮疏引春

秋說題辭亦謂樂無大夫士制此書義蓋與魯詩春

秋總農夫春耕夏耘械也或字此省文間秋斂冬

略同畢云古息於之樂御覽引當為領聆是也太

藏畢云古息於之樂御覽引當為領聆是也太

各字之壞王云今本墨子作聆引者聆乃聽字之謬

部七出下鈔本太平御覽樂部三及二十二出下引

其刻本御覽作聆諸類書講作吟而吟字則皆不講也

吟此云農夫息於地云諸侯息於鐘鼓上大夫樂器也

淮南精神篇叩盆拊缶相和而歌盈卽缶也若吟謠

則非樂器不得言吟謠之樂矣案王說是也說文瓦

部云缶擊也似餅者又缶部云缶瓦器所以盛酒漿

京人鼓之以節歌詩陳風宛丘篇坎其擊缶毛傳云

盞謂之缶爾雅釋器同郭注云益也史記李斯傳云

擊築叩缶真秦之聲也缶與同物缶卽缶之俗今

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方言云

也趙宋陳魏之間謂之稅郭璞注云弓張而不弛無

稅猶脫也畢云太平御覽作脫同

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俞云非子墨子曰昔

者堯舜有茅茨者畢云茅茨舊作第期今據太平御覽

儉不得云且以爲禮且以爲樂也下文曰周成王之

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

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

然則其說堯舜亦當以樂言不當以宮室言也疑後

人不達第期之義而臆改之未可爲據仍當從原文

而闕其疑案俞說非也若第期專以樂言則下文不

當云且以爲禮畢校不誤詩小雅甫田鄭箋云茨

屋蓋也孔疏云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且

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蘇云案列女傳云

外有人與其屬五百人去與此言合

之山尚書大傳云國君之國也吾聞海環天下自立

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

命曰護又脩九招畢云脩舊作循今以意改已上十

春秋云湯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脩九招六列案

道薄本雖亦有投文然尚有自作樂命曰九招七字

則未全找也畢說未審風俗通義聲音篇云湯作護

護言救民也藝文類聚帝王部引春秋元命苞云湯

之時民大樂其救於患害故護者救也白虎通義禮

樂篇云湯曰大護者言湯承哀能護民之急也公羊

隱五年何注云殷曰大護殷時民樂大其護己也並

與此同周禮大司樂護作護漢書禮樂志同護護字

亦通九招卽書皋陶謨蕭韶九成舞樂也史記夏本

紀云禹與九招之樂呂氏春秋古樂篇云魯作九招

舜令質修之山海經大荒西經云啟始歌武王勝殷

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

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畢云呂氏春秋云周公爲

又是武王作未詳案毛詩周頌序云維清奏象舞也

鄭箋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禮記文王世

子下符象鄭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春秋繁露三

代改制質文篇云文王作武樂武王作象樂周公作

虎通義禮樂篇云周公曰酌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

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此皆以象為武王所作

畢專據呂覽古樂篇以疑此書味為失攷周禮大司

樂六樂有武而無象則大武自為周之正樂象蓋

舞之小者周頌孔疏謂象舞象文王之非也左襄

王之九年傳云見舞象象南籥者杜注云象籥舞所

執文王之樂杜又見舞象象南籥者杜注云象籥舞所

引賈逵詩周頌疏引服虔說並同蓋皆傳聞之異

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騶虞王云御覽

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騶虞王云御覽

自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騶虞王云御覽

義不可通困象即其證今本脫去又自作樂四字則

多作騶虞吾故困學紀聞所引已同今本書傳中騶虞字

騶虞者後人依經典改之案王說是也今據增鈔本細

皆騶虞篇益作於成王時故墨子以為成王之樂凡詩

令奏騶虞鄭注云騶虞樂章名周成王之治天下也

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命與令義同，蘇云：此下有闕文，誤字。多寡之，此疑當作多者寡之，言凡物病其多者則務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智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畢云：言人所以生者食之利，但聖人雖用樂而少，此亦無違于聖人無下疑有脫字。案畢說非也，因爲作固，今聖下當有王字，此言食爲人之利，然人饑知食不足爲智，若因饑知食而謂之爲智，則所知甚淺，固爲無智矣。以喻聖王雖作樂而少，猶之無樂也。末句無下似無悅字。